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李克炎 江单 张华
勇 黄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齐
明利

顾问 | 方智平 姜义
华

社长 | 李克炎
总编辑 | 江单
常务副总编辑 | 邱
亮
执行总编辑 | 张华
勇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总编辑 | 李增勇
蒋靖善 龚德贤
视觉总监 | 古风

采访中心
主任 | 董哲
编辑中心
主任 | 罗阳
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 常昊
视频新闻中心主任 | 罗明荣
区域新闻中心主任 | 潘利求
评论新闻中心主任 | 贺强
国际新闻中心主任 | 黄浩(兼)
新闻影像中心主任 | 巢砥平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 王强
驻台北记者 | 李冰洁
驻东京记者 |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 贺友
驻纽约记者 | 罗韵诗
驻开罗记者 | 吴志刚
驻莫斯科记者 |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 尹志强
驻堪培拉记者 | 欧阳子

市委书记掌掴政府秘书长：二逼张书记，怂货秘书长

1月18日,记者交上来的一个稿件让我笑疼了肚子,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在机关食堂将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给打了几巴掌。

一看这稿,我乐开了花,这是典型的送分和送命题,这样的稿件处理好了肯定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果不其然,我们华夏早报全国首发后,所有市场化媒体开始群殴,让人奇怪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竟然在没有出来调查结果之前,就发文批判张书记,提前给这个事情定了性。

在我看来,济源的张书记真有点像个二逼。所谓二逼,就是缺心眼、傻的意思。

当然,说张书记是个二逼估计他老人家不会服气。那我们还是来掰扯掰扯,总要说出道道来,别张书记有意见又跑来打我们的耳光。

作为一市之首,张书记脾气大我觉得完全

可以理解,毕竟就算是一只蚂蚁,别人天天叫它大象,搞久了,他也真会以为自己是巨无霸。

所以,书记有脾气很正常也不可怕,毕竟官威需要,可怕的是在错误的地点发错误的脾气。

好好吃着饭,就和下属发生了语言冲突,而且书记爆起打了下属。这样的情节,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两个我党的领导干部,就这样不要脸,不要形象地在众多同事面前搞了起来。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俺们张书记一定是被小人“陷害”了。

张书记打人的地点也太诡异了,因此搞得很多网民以为,两个官员竟然为了点吃的在食堂干起来了,这确实有点哭笑不得。

书记不聪明的一点是,明明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回去之后偷偷给秘书长穿小鞋,

却硬是大打出手。最终搞得乌纱帽不稳,甚至有掉落的巨大可能性。

张书记还有个二逼的搞法,他竟然说不认识秘书长,认为秘书长是在机关食堂蹭吃蹭喝。笔者翻阅公开资料发现,张书记和秘书长已经同事四年多了,四年的时间,市委书记竟然不认识政府的秘书长。

这,只有两个原因,要不是秘书长长得太丑的话,就是市委书记瞎了眼。

当然,张书记再二逼,被打的秘书长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可以说的是,这个秘书长比较娘,说得严厉点,就是怂货一个。

一个男人挨打了,不敢当场怼回去,还要自己老婆去网上喊冤,事情大条后,竟然马上和妻子划清界限,说举报信是妻子未经自己允许私自发布的。

秘书长的妻子无疑是个女中豪杰,不过和

秘书长成一家子确实有点委屈她了。怂货如此,官场中这个秘书长估计也不是个个例。

笔者是湖南邵阳人,很多人对我们这个雪峰山区的人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不怕死。换作笔者是秘书长,我估计会当场发飙,和张书记开展一场互扇巴掌的“友谊赛”。

诚然,任何体制内的人混到秘书长这个级别都不容易,但张书记此举,基本已经不把秘书长当人了,此时不放手一搏,未必还等着把这口窝囊气带到棺材里面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秘书长这样的行为,不仅为男人不齿,估计以后连官场同仁也会看不起他了。

张书记的这一巴掌,确实给正在召开的当地两会拍出了一股“清风”,也给很多官员以警醒。即,不管你混得如何人模狗样,在张书记这类

领导面前,估计连屁都不是一个。

我确实很想问问张书记,你这巴掌拍的究竟是秘书长,还是藐视市政府。或者说,在这么个大好形式下,你就这么急着给我党丢脸?

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之后,估计张书记已经痛下决心,金盆洗手了,估计再有人把脸送给他,他也不敢下手了。

但,“猫哭耗子假慈悲”这句话从来没有错过,张书记这只猫,被主人丢弃后,估计连耗子都不如了。

不过,让我们媒体学到经验的是,对于张书记这类官员,监督的时候就应该快、准、狠,根本不要讲文德,一家不行,就来群殴。

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就得这么干。(作者系华夏日报社总编辑)

江单

新史记·豫州张太守列传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愤其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愚公其志,感天动地,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厓朔东,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岁月无居,山河永在。不觉间,百代恍惚而过。愚公移山处,已成风景名胜之地矣,愚公之精神,历百代而不朽,共三光而永光。

古愚公移山之地,今在中原之州,大河之南,名曰济源。济源,原七品县衙之地,红朝改开后,豫州牧升其

为五品知州之署,民百万,置太守知府而治之。

张战伟者,洛阳伊川人氏,生于红朝十四年春,少聪慧,邓公改开后恢复天下大试,战伟喜极而泣曰:吾有出头之日矣!遂报名参试,拔头筹,入中州大学堂,以史学为业,及四年,乃成,选调河南督抚行走,伊川乡人以其为能。

不久,战伟入中州御史监察院,以弹劾緝查百官为职,中州官场,闻之色变。凡二十年,战伟升中州督抚巡视专员,俨然五品焉。红朝强国四年,战伟调任济源太守,虽仍为五品,然此乃封疆之吏,与办事员不可同日而语矣。

星移斗转,白驹过隙。战伟勤于济源太守

官职,牧民一方,已四年焉。战伟时年五十有七,历经新冠疫情几二春秋,自觉官场来日无多,属下官吏偷奸耍滑,不甚服管,不觉心中烦恼。

一日,晨,战伟入太守衙门食肆,此乃太守知府督学等五品六品专享也,七品及以下不得入食。见太守来,杂役早将桌椅收拾干净,呈上胡辣汤水煎包小油条煮鸡蛋,以饷太守。

太守甚悦,然眼角一扫,见角落萎缩一人,正狼吞虎咽也,视之,乃七品之秘书长,怒斥之曰:汝五品乎?六品乎?何敢与吾等同食,扫吾之兴也!秘书长大惊,丢碗筷于桌,小跑至太守前,曰:吾已得知府暗许,允吾于此地

就食也!战伟益怒:小子安敢顶嘴也!遂张开五指,掌击秘书长之面,秘书长掩面落荒,夺门而去。

战伟犹不解恨,越明日,巡视秘书长办公之地,扬言收拾秘书长矣。秘书长称病卧床,战兢不来。战伟悼然。

然秘书长妻尚氏,烈女子也。闻秘书长遭此大辱,拔剑而起曰:吾必为夫雪此耻也!遂告张太守于县衙,县衙不敢接,乃取纸笔,研磨,泣泪如雨,尽书秘书长遭际,公布于网,使之大白。

于是天下哗然,张太守于衙门食肆掌掴秘书长之面,发酵于微信,火热于邸报。央媒评之曰:济源张太守,动辄动手,以掌击下属之面,

其文明人乎?山大王乎?心有敬畏乎?战伟百口莫辩。

当此时也,河南总督巡抚正开二会,十八地市太守知州鱼贯而入,督抚台上侃侃而谈,台下百官窃窃私语,皆言战伟之事。

督抚大怒,召而谋曰:战伟摊此大事,吾侪保之不得焉。

红朝强国九年,济源太守张战伟,一战成名。

太史公曰:战伟以史学为业,岂不知以史为鉴乎?入则为中州监察御史,岂不知官场之病乎?出则为济源太守,岂不知愚公之精神乎?何以轻佻张狂,以身犯禁?徒为抵牾之人狂喜,而增天下看客笑柄乎?

佚名

